

关于艺术与人生的对话

曹 鹏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談藝錄

圖文典藏本

52

万石

曹 鹏 著
談 藝 錄
图 文 典 藏 本
南 方 日 報 出 版 社

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谈艺录. 2 / 曹鹏 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
ISBN 7-80652-355-3

I. 大... II. 曹... III. ①中国画—绘画评论—文集②汉字—书法—艺术评论—文集 IV. 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5496号

大师谈艺录(二)

曹鹏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郑州大学 *04010306030H*

目 录

18	印前后记	511
17	后记	509
16	附录四 周汝昌致曹鹏函	508
15	附录三 黄苗子致曹鹏函	507
14	附录二 薛永年致曹鹏函	506
13	附录一 陈传席：我所读到的美术界最有价值的访谈录	504
12	【钱江观潮云水阁】／孔仲起访谈录	464
11	【国画首先要有文化】／刘旦宅访谈录	436
10	【彩笔融中西】／袁运甫访谈录	390
9	【亲历京城画坛六十年】／许麟庐访谈录	338
8	【艺术家应当不断地追求】／秦岭云访谈录	290
7	【艺术是人生不能离开的东西】／欧阳中石访谈录	226
6	【好的艺术品才会流传】／吴冠中访谈录	156
5	【一辈子就是喜欢画画】／白雪石访谈录	110
4	【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	82
3	【艺术上我有我的一套】／黄永玉访谈录	44
2	【艺术是学问的升华】／饶宗颐访谈录	6
1	自序	2

自序

DA SHI TAN YI LU

对话体是我最偏爱的文体。

肯定不是巧合的是，西方文明源头的经典与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都是对话体——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思想，就是通过谈话录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因为是口语实录，所以对话体最不雕饰，朴素本色，真实亲切。对话体作为文章，水平高低、好看不好看，关键在于访谈双方的交流与对话质量，说话的人具有何等层次、何等境界，决定着访谈录有无文采，有无文化价值。

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先秦诸子的对话体名著，我自然“不敢不读”（套用启功先生的名言），甚至是“不敢不熟”。还有几本对话体著作，也非常爱读。上高中时，读过一本《罗丹谈话录》；大学时代，又读过一本《歌德谈话录》；毕业以后，还读过一本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此外的对话体与访谈录体裁的图书，不知读了多少本。私下里不免仔细揣摩，对于这种形式也算有一些心得。

2002年，我有幸得到创办一本纯艺术杂志的机会。《中国书画》月刊横空出世，成为在国内艺术类报刊中规模、品位都有着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刊。

我把对当代文化艺术界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最有地位与成就的大师级人物进行深入访谈这一系列，作为《中国书画》的主打内容之一，由我亲自主持。因为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访谈录进展还算顺利。

选择大师进行访谈，不是简单的追星式的崇尚“名头”，而是希望借此对“文革”后面临的有断代、失传之虞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抢救

工作：通过硕果仅存的文化大师的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原貌进行尽可能全方位的探寻、扫描与记录，既是文化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又是文化观念与思想的爬梳与提炼。我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运动，使得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在知识、文化上遭受了难以弥补的“天灾”，尤其是以“老三届”为突出代表的如今已45岁到65岁的两代人，除了极少数例外，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存在着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脱节。最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尚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一辈相继离世，中国传统文化就面临着薪尽火亦尽的危险。如果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的传递做点贡献，应当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重目的，就是为从事中国书画学习、创作、研究的人，提供一系列极有参考价值的经验、见解、资料。对于自少就酷爱书画的我来说，这也是有幸面聆大师教诲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如果不是有《中国书画》这样的顶级艺术刊物，根本无法设想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访谈四五十位全国第一流的艺术大师！即使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的电视台，虽然也许有能力与条件做到这一点，但坦率地讲，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使得对话只能是浅薄的介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是求学的不二法门。其实，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拜师问道同样至关重要。所谓开眼界，见世面，主要还是指的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能耳闻目睹当世高人，对于修身研学意义重大。用佛家来比喻，那就是只有见了佛祖，才有可能修成高僧。

这项工程不仅仅是《中国书画》杂志的工作任务，也是我在艺术上的进修与深造。突击查找阅读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图书与文章以及作品集等资

料，再参以美术史、艺术理论等图书，整理设计出一套问题提纲，实际上是学术性极强、难度极大、极有挑战性的美术专业课题，论其科研质量，不亚于美术专业的博士后研究。而在访谈过程中，对大师的言谈举止，以及书房画室的陈设布置，以及大师进行创作时的动作、技法、过程，就都有了亲眼观摩的机会。当今之世，还有哪个书画学子能够如此幸运！不要说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就是研究生甚至博士后，恐怕也不见得有如许条件，至多是自己的导师愿把金针度与人，但是要真正做到转益多师，即使不说别的障碍与困难，仅仅是机缘，就难矣哉！

大师访谈录成为《中国书画》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访谈工程进行得也异常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杂志的号召力，一方面是因为在大师辈的圈子里口碑不错，不少老先生为我们提供帮助，亲自推荐介绍。一些受访者事后读了文章，表示很满意，认为比较真实、准确，而且访谈过程非常愉快、和谐。我颇有一点老人缘，这或许是因为我还算好学，前辈们认为孺子可教吧。

一些朋友与同行在读了这些陆续发表的访谈录后，也都予以充分肯定，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壮举。我倒未敢这样想，不过，实实在在地讲，在完成了几十位大师的访谈后，我对于艺术的理解与思考，和此前相比，已然是两重天地两种境界了。对于我，这不管是一场艺术的洗礼。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虽然每位大师差不多都著作等身，可是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都毫无例外地讲出了从未在其他场合发表过的内容。自夸一句，毕竟我是训练有素的访问者，熟谙话题引导与议程设置理论，访谈技巧与文体意识敢说一句

“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一篇成功的访谈录，是对话双方的思想与精神上的会饮，相信读者会有同感。

有句俗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最生动地道明了对话在知识、学问、思想的传授与点拨上，有着何等的力量！其实，古往今来多少大师，留传下来的也就是三言两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能够在一个专业领域，说出一句前无古人的真正有分量的话，就足以传世了。而对于后学，苦读勤学，真正受益的，其实也正是若干大师前贤的这一句话。一本书能有一句话深深地嵌在读者的脑海里，令人终生受用，就已是杰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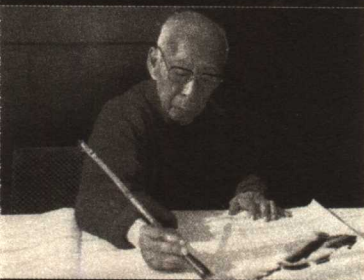
遗憾的是，有的大师虽然列在我的访谈名单上，甚至已经联系了，而且有了初步接触，比如施蛰存先生、钱钟联先生、周而复先生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访谈，老人家们就仙逝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访谈进行到八九期时，就引起了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不止一家出版社向我提出结集出版的建议。南方日报出版社的陈志、赵泓二位先生，在初秋的一个晚上，光临闲闲堂，饮茶聊天，当场拍板定下了出版意向。古诗有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如今有了知音，我当然感激不尽。

最后说明一点，在访谈大师的过程中，协助联系、接洽、安排、参与采访、整理校读的有《中国书画》杂志社诸位同仁，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也不会有这本书。

曹 鹏

2003年12月16日于北京



饶宗颐

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荣誉讲座教授和北京、上海、南京以及中国其他多所大学名誉教授及学术机构名誉顾问。

艺术是学问的 升华

饶宗颐访谈录

问：在中国的文化领域，您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答：我想是，尤其是理论方面，现在我马上要出版一套全集，其中有关于书画理论的。我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包括八大。黄苗子也是研究八大的。

问：黄老最近还在写他那本《八大山人传》。

答：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我有很多意见同他不一样，他认为八大对清朝是持讽刺态度的，其实很多不是，不一定。

问：八大是愤世的。

答：他不是愤世，他有很多是从佛经的角度出发，在我的书里都讲了。我有一篇是专门讲八大山人的，很重要。我的书按专业一共分十四类，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

问：您在中国学术界可以说是非常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答：我写字、写画是从十岁以前开始的，从小打的基础，我是拜过老师的，我拜的老师是任伯年，金陵（今南京）人，他的画现在没有什么名。

我现在画的人物画，比如说敦煌人

鶴壽不知其紀也

唐崔省由所撰我唯歸分郭事亦改冥省選書公并記

以外唯湖州寒旱今春汝州也
漆中入太湖田苗非常沒溺賴別
市之先接以止人以美安石能得之安

吳昌碩

志事急人乞休禪以情在實色中
手書來時思汝以心共流淚之

吳昌碩

江城風雨歇
筆研晚生涼
囊櫜未埋沒
悲歌何慨慷
秋山翠冉冉
湖水玉汪汪
跡重張高士
閒披對石牀

倪高士漢書秋霽題內選堂

吳昌碩

吳昌碩

物，双钩的佛像。我的这个基础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念小学的时候，旁边有一家店画佛像，暑假就在那里跟人家画，画了有一两年。那个时候我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我画山水画是跟杨佳学，十二岁时拜他为老师，那时候我祖父出了一百块钱，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他也会写字，我的书法也受他的影响。另外我有一个年轻的叔父，姓蔡，他写魏碑，我也受他的熏陶，所以这个基础是孩提时代就有的，这在学校里学不到。我开始写魏碑，都是在十岁以前做的。

问：童子功。

答：在我的家庭中，我的大伯父画大青绿，对我也有耳濡目染的影响，因为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很富裕的。别人是在学校学的，我不是。我到敦煌，拿到敦煌的材料。台北故宫的画我全部看过，这个材料最重要最要紧的就是唐人的画，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恢复尉迟乙僧的画法，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画这一套。

我跟大千不一样，我的书画理论跟大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最重要的是讲究

“重、拙、大”，这是与张大千所不同的。他画敦煌用“巧”，我用相反的方法，我用“拙”，“重、拙、大”是我书法理论的基本。因为我重视“拙”，所以一定用汉隶打好基础，这个书法才站得住。很多人不写汉隶，就从旁门入手了，是站不住的。我想改变这个风气，这三个字是我书法理论的纲领。黄苗子讲，我的书法是我的学问、胸襟，都表现在这里面。我的基础是我早年的基础，不是后来学的。我的画有很多都是从头一笔到尾，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很强的书法功底。书法如画，中国画同西洋画没办法比，西洋画是用颜色和笔触构成的，中国画是线条，没有线条就没有中国画。搞现代画的人就画不出这样的线条，也没有这个胆子，就是因为书法功夫不够。黄苗子写隶书，他有这个功底，我也是写隶书的。但我的隶书跟黄苗子又不一样，因为我写汉碑。我画的荷花在国内是一个新的样子。

问：您从治学到艺术创作，我想都可以用“重、拙、大”来代表，气派很

大。

答：不重视“拙”，是因为不懂得“拙”的美，我是重视“拙”的美的。还有“大”，我的书法可以写得很大，你看我写的这个巨大的字，这个很有意思，而且结构非常严谨，因为太大的字有时候不好把握。

问：对。书法的基本是文字。文字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歌，您把二者打通了，这在国内目前的书画界是绝无仅有的。国内书画界现在对小学、文字学真正研究成家的，几乎没有。而且包括甲骨文、楚帛书，还有碑帖和出土的金石文字、汉简，您都把它们打成一片。您见过很多古代的以及国内外的名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古人没有这么多见识，古人见到的很多东西您都见到了，但是现在很多东西是古人见不到的，而且是包括中西，全世界的很多文化艺术成果您都见过，这也是不得了的。后人可能看世界的东西多一点，但是看古人的东西很少。

答：对，现在的风气有变，有很多作

品是没有来历的。我的作品都是有来历的，我看古人怎么变，我要怎么变，都是有章法的。书画是作为一种学问来讲的，现在讲理论的人不会动手，动手的人又没有理论。

问：一个是学识，一个是技能，这两者能够兼备的人很少。眼下在国内有很多画家，是没有书法基础的。

答：这个我不敢说，我不能批评人家，但我自己做我的，我要讲究“重、拙、大”三个字。

问：您的书法虽然是“重、拙、大”，另外还有很多“秀”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虽然很“重”、“拙”，但并不显得臃肿，这也是很不好把握，也是很难做到的。

答：画山水画，有些人从西洋派入手，我个人认为必须接触元四家。现在很多人没有元四家的基础，所以他不能“秀”。我是认真研究过元四家的，尤其是倪云林，我随便几笔，倪云林（的风格）就出来了。

问：元四家本身还有南北之分。

答：古人的成就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再突破一点。

问：其实能突破一点就很不容易了，如果有很多的突破就是不得了成就了。

答：黄苗子写伊秉绶，我觉得他还不够，应该再多一点，我可以写伊秉绶。书画离不了学问，有了学问再做考证，要用起来，现在都变成考据了。

问：对，学以致用。

答：你现在看我这里的東西，好吗？

问：好。

答：我现在在中文大学有一个展览，你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边我有几张字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看一下。

问：下午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答：还有一个是科技大学，有我写的一首诗，那个诗是我五十年代在日本看过的，原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是三国的，我用我的“拙、大”来写三国的草书，这个东西当时很有争议，在科技大学图书馆。还有我写的《心经》，在门口有四个大字，下面有《心经》。

问：墙上那个画是您新作的？

答：还没有画完，画的印度的灵鹫山，先把气势定下来。

问：我到苏州去拜访过钱钟联先生，他的诗词也是自成一家的，他的学问也非常好，他对您非常推崇。我来之前查了一下资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也算是非常权威的工具书了，在中国历史卷有您的辞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在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影响很大。您是作为历史卷里的一个人物辞条出现的。但是您后来又转向艺术了，是退休以后转的？

答：80年代以后我就主要在艺术方面发展。

问：本业呢，历史、文字的工作就没有再做了？

答：同时还在做。

问：那么您现在自己认为，学艺两方面都是同步发展的，如果自己要是做一个总结的话，您更多的是哪个身份呢，历史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画家，还是教育家？

答：教育家不敢当。

问：您也是“桃李满天下”了。

答：在历史方面，我去年出了个全集，也想告个段落，但也不会完全放弃。现在我的重点转到了艺术，我认为艺术是学问的升华，很多艺术家没有太大的学问，我有这个条件，我要利用学术来充实艺术的内涵。

问：不仅仅是条件，您在这方面已经是很有造诣和成就了。那么历史研究和文字研究的课题就基本上不再开始新的了？

答：恐怕是不能再开始新的了。我已经开了很多路，要人家接着来走。搞学问需要很大的精力，我现在精力不济了。

问：您以前说过，一切学问都应该植根于文学，文学是基础。

答：我至今认为这个观点还是牢不可破。一个人对文学认识的深度决定他学问造诣的深浅。

问：一切学问中间也应该包括艺术吧？

答：艺术当然也是。

问：书法、绘画、篆刻都应该植根于文学。应该说您过去实际上就是从文学开始起步的。

答：我自己的基础是文学。季羨林老说我最大的长处是提问题，就是我能看出别人的问题，看出他的漏洞在哪里，就因为我的文学根底比别人好。中国人的东西是很麻



烦的，文学有很多风格，有骈文、散文等各种问题。宋以前的文学都是骈文，没有骈文的根底是很难搞清楚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文学的基础。

问：您的斋号是选堂就是因为喜欢《文选》？

答：我就是酷爱《文选》，《文选》是学问的基础。

问：过去有一句话叫“《文选》烂，秀才半”。

答：这是唐人的话。

问：也就是说在唐朝就必须读《文选》。

答：对，因为唐朝考的是“六朝文”，唐代也是骈文的天下，唐代的骈文比六朝更长，长过两三倍。

问：跟过去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一个道理，就是搞政治读熟半部论语就够了。如果搞文学，当秀才就必须学《文选》，但现在《文选》好像不太被重视。

答：这个问题有个关键，因为白话文兴起以后，选学被定为妖孽了。赋好像绝

了，是我提倡的，我自己也写了很多赋。

问：您在抗战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马矢赋》。但古人的赋通常都是以风雅的东西为题材。

答：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入赋，马矢也可以入赋，抗战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姜亮夫的太太是研究汉赋的，她对我的这个《马矢赋》非常恭维。

问：姜亮夫是研究敦煌学的。

答：对，他的太太研究汉赋。

问：姜亮夫的学问是非常好的，他是云南人，云南给他出了一套全集，是很好的……

答：我是出书的顾问之一，出版社送给我一套。

问：哦。如果说一切学问的基础都是文学，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切知识最后都是历史呢？就是历史学实际上是可以包含所有学科的？

答：历史学的包含是更大了，文学也可以包含在里面。但是基础是文学，文本嘛。

问：从四十年代到现在，您出了很多书，您好像一直也没有出书难的问题。出书难，在大陆学者中是很痛苦的问题，学术著作要出版很难，尤其是一些冷僻的学科。

答：我有很多偶然的条件，人家帮我的。

问：像您研究的甲骨学，在大陆肯定是很难出版的，因为它不赚钱嘛。

答：对，像王迎那个《殷贞人物通考》当时出要几万块钱，在1959年，光刻工就要几千块钱，美国哈佛燕京社出的。

问：哈佛燕京社资助了很多好书。

答：主要是香港创造条件，这个书印了三年。

问：这个书现在已经是经典了。

答：我这个书现在有韩国在译。

问：对，我注意到了，这个要花很大功夫。

答：韩国有一个财团资助，用了四年时间翻译的。

问：但我有点不能理解，因为按照我们的想象，韩国人好像应该对中国绘

画更感兴趣一点。

答：韩国人兴趣是很广的，我跟他们接触不止一次，他们对中国的东西什么都想知道，他们也在进步，不在日本之下。

问：有人说，汉学的中心现在快转移到日本去了。

答：不是，我们早于日本。

问：这也是国人的一个很可耻的地方。

答：不可耻，因为那个时期我们缺乏条件。

问：毕竟嘛，我们是中国人。

答：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力、物力都强了，对敦煌学的研究我们已经超过日本了。

问：您整理的古籍非常多，从碑志到敦煌等等。

答：这次你回到北京去，就可以看到我有一本新出版的《全明词》。

问：您在40年代就帮着叶恭绰先生出了一本《全清词》。

答：当时是我帮着整理出来的，没有